

【僧志彻，江西人，本姓张，名行昌，少任侠。自南北分化，二宗主虽亡彼我，而徒侣竞起爱憎。时北宗门人，自立秀师为第六祖，而忌祖师传衣为天下闻，乃嘱行昌来刺於师。】

志彻禅师，这个人在年轻时有一点游侠的精神。自从禅宗南北分化之后，秀大师与能大师两位都是了不起的大德，当然不会有彼此的分别，可是他们的门人没有老师这么深的修养，於是免不了发生门户之见，尤其是门户的对立。特别是神秀大师这一派，他的弟子们私下立秀大师为第六祖，而對於五祖传衣钵这件事当然很忌讳，心中很不自在，於是他们就找张行昌，要他到曹溪行刺六祖。世间人的嫉妒、毒害还情有可原，这种事情在佛门中依然不免，时至今日，佛门中没有嫉妒心，这谈何容易！

【师他心通，预知其事，即置金十两於座间。时夜暮，行昌入祖室，将欲加害，师舒颈就之，行昌挥刃者三，悉无所损。师曰：正剑不邪，邪剑不正；只负汝金，不负汝命。行昌惊仆，久而方苏，求哀悔过，即愿出家。师遂与金，曰：汝且去，恐徒众翻害於汝。汝可他日易形而来，吾当摄受。】

六祖大师是一位得道的圣者，他有他心通，對於张行昌来行刺的事情早就知道。他预先在座床旁边放置十两银子，等待张行昌来行刺。有一天晚上，张行昌进入祖师的方丈室，将欲加害时，六祖将脖子伸得长长的，「好，让你砍吧！」张行昌砍了三刀，六祖大师皮肤都没有损坏一点点，当然这是很不平常的事情。六祖就说：

「正剑不邪，邪剑不正。我只欠你钱财，我不欠你命。」这几句话一说，张行昌就吓昏了，很久才苏醒过来。他求忏悔，还发心要求

出家。六祖将十两银子给他，说：「你现在赶快走。假如我的门人知道你到这儿来行刺我，他们不会放过你。以后你可以换一个形状，在别的地方剃度，出了家之后再到我这儿来，我愿意教导你。」

【行昌禀旨宵遁，后投僧出家，具戒精进。一日，忆师之言，远来礼覲。师曰：吾久念汝，汝来何晚？曰：昨蒙和尚舍罪，今虽出家苦行，终难报德，其惟传法度生乎！弟子常览《涅槃经》，未晓常无常义。乞和尚慈悲，略为解说。】

张行昌听了这些话，就赶紧逃离。以后，他出家了，出家后非常精进。一天，他忽然想起大师对他说的这些话，就到曹溪来礼拜六祖。大师见他到来非常欢喜，说：「我想你想得很久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到这里来？」志彻禅师说：「往昔蒙和尚宽恕，现在虽然出家苦行，总是很难报您的大恩大德。想报恩，想来想去，只有传法度生才能报老师的恩德。」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我们要报佛祖的大恩，唯有传法利生。他说：「弟子时常读诵《涅槃经》，对于《涅槃经》第十三卷所讲「常」与「无常」的道理，还是有怀疑，搞不清楚。」

【师曰：无常者，即佛性也；有常者，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。曰：和尚所说，大违经文。师曰：吾传佛心印，安敢违於佛经？曰：经说佛性是常，和尚却言无常；善恶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无常，和尚却言是常；此即相违，令学人转加疑惑。师曰：《涅槃经》，吾昔听尼无尽藏读诵一遍，便为讲说，无一字一义不合经文，乃至为汝，终无二说。曰：学人识量浅昧，愿和尚委曲开示。】

六祖说：「无常，就是讲的佛性；有常，就是说一切善恶诸法以及分别心。」大师这么一说，把志彻搞迷惑了。志彻说：「和尚所说的，与经文不一样。」六祖说：「我是一个传佛心印的人，怎么敢违背佛经？」志彻说：「经中明明说佛性是常，和尚你说是无

常。经上明明说善恶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无常，和尚你偏偏说这是常，这不是与《涅槃经》相违背？和尚这么一说，反而使我转加疑惑，愈迷愈深。」大师说：「《涅槃经》，我过去曾经听无尽藏比丘尼念过一遍。她念了一遍，我就为她讲解，没有一个字、一个道理不合经文。乃至於今天对你来解释，也没有两样，我并没有说错！」志彻禅师说：「大概是我的见解浅薄、愚昧，没有智慧，还是希望和尚委曲为我开示。」

【师曰：汝知否？佛性若常，更说什么善恶诸法，乃至穷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，故吾说无常，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。又一切诸法若无常者，即物物皆有自性，容受生死，而真常性有不遍之处，故吾说常者，正是佛说真无常义。】

六祖说：「佛性如果是常，还说什么善恶诸法，乃至於穷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？所以我说无常。」六祖说无常，正是佛说真常之道，所谓「真常无常」，说的是这个道理。可见六祖所说与佛所说的没有两样，只是志彻禅师一下会不过来。六祖为何要这样说？志彻禅师执著在经文上，六祖用这个方法破他的执著，执著一破，经文的道理他就悟了；他之所以不悟，就是所谓死在字里行间。所以，六祖这个方法真正是善巧极了、高明极了！又说：「一切诸法若是无常，换言之，物物都有自性，容受生死，真常性就有不遍之处；所以我说常。我说常，正是佛说真无常的道理。」大师说的常，「常即无常，无常即常」。第一章中，六祖曾经对印宗讲：「佛法是不二之法，二就不是佛法。」常、无常是二，就不是佛法；常、无常不二，这才是真正的佛法。

【佛比为凡夫外道执於邪常，诸二乘人於常计无常，共成八倒，故於涅槃了义教中，破彼偏见，而显说真常、真乐、真我、真净。】

六祖说：「世尊时常都为凡夫外道，这些人平素执著邪常，不是真常；二乘人（声闻、缘觉）对于真常完全不了解，以为是无常；这样就造成颠倒之见，所谓是八种颠倒：凡夫四种颠倒，小乘人四种颠倒。《涅槃经》是了义的经典，无非是破除他们的偏见执著而已，这样才说真常、真乐、真我、真净。」

「常乐我净」四净德是《涅槃经》重要的意思。《涅槃经》云：永远不改变是「常」，真正安稳是「乐」，自在是「我」，无我是「净」。「常乐我净」是大乘大涅槃所具的四种净德。「常德」，涅槃之体永远不变，不生不灭，这叫常；随缘化用而不中断，这也是常的意思。「乐德」，涅槃之体是寂灭而永远安稳，又能运用自在，事事无碍，这是真正的乐。「我德」，「我」有两种解释，就性体上说，这是真我；就作用上说，自在叫做我。「净德」，涅槃之体不垢不净，同时又能随缘，虽然随缘，决定不染污，即怀让大师所说的「修证即不无，污染即不得」。「常乐我净」四净德是涅槃体用上本来具有的，可惜凡夫迷了，二乘亦迷了。

【汝今依言背义，以断灭无常及确定死常，而错解佛之圆妙最后微言，纵览千遍，有何所益。】

六祖说：「你虽然读《涅槃经》读了这么久，你只是在文字上打转，对于经义并没有了解，你还以为断灭无常及确定死常。」你有断灭的当作无常；确定那个死板板的，认为那个叫做常；哪里晓得，常就是无常，无常就是常。你不懂得这个意思。「你错解佛圆满微妙最后的微言大义。学佛这样学法，纵然往后把《涅槃经》念上一千遍，有什么用处？」

【行昌忽然大悟，乃说偈言：因守无常心，佛说有常性；不知方便者，犹春池拾砾。我今不施功，佛性而现前；非师相授与，我亦无所得。师曰：汝今彻也，宜名志彻。彻礼谢而退。】

第一首偈是说明他自己的过失。「因守无常心，佛说有常性」。凡夫、二乘因为执著，守定以为「无常」，佛无非是破除众生执著而已，所以说「有常」；凡夫、二乘执著「有常」，佛破他的执著，就说「无常」。佛所说的一切方法，无非是破除执著而已。有执，必定是有二法。如果是一法，还有什么执著？凡是执著，一定是二法中选择一法执著，这就是病，这样就没有法子证得一真、证得一心。唯有一心、一真，这才是真常。真常乃是不二法，二法哪里叫真常？「不知方便者」，不晓得佛所说的是方便法，佛说「常」、说「无常」都是破执著的方便。好比众生有病，凡夫有「常」病，佛用「无常」这药来治「常」的执著。二乘人有「无常」的病，认为没有「常乐我净」，佛就用「常」来对治，这是药，这是方便说。众生执著「常」，听佛说「无常」，觉悟了，这一悟，病、药两边都离开。二乘人执著「无常」，听佛说有「常乐我净」，他的执著也破了，病好了，药也不要了。佛所说的一切法，无非都是方便法，尽是用种种善巧的教学。不晓得佛的方便，犹如在春池中拾瓦砾，瓦砾是小石头。这是比喻，春池当中应当去采宝石，若把瓦砾当作宝石，这就错误了。已经到了宝所，而没有见到珍宝，把这些小石头当作珍宝带回去，这岂不是非常可惜的事情！

「我今不施功」，这是说忽然见性了，见性后才觉悟到这桩事情并不藉修学的功用。永嘉大师《证道歌》云：「觉即了，不施功。」一个觉悟了彻的人，他所获得的是无功用智、无分别智，与有功用、有分别的修行大不相同。「佛性而现前」，自性天真佛的境界完全显露在面前。永嘉大师说：「不见一法即如来，方得名为观自在。」《金刚经》云：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」这两句是说，他忽然悟了之后，明心见性，这是真正开悟的境界。「非师相授与，我亦无所得」。这两句是感谢老师的教诲。若不是六祖大师

这样善巧的指点，他纵然再念上一千遍，还是开不了悟。六祖听了这首偈说：「你今天才真正彻了。」「彻」就是通达、开悟了。「宜名志彻」，应该为你取个名字叫志彻。